金日成的故事

1

朝鲜·平壤

主体96年（2007年）

金日成的故事

1

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主体96年（2007年）



金日成主席和工人们在一起（19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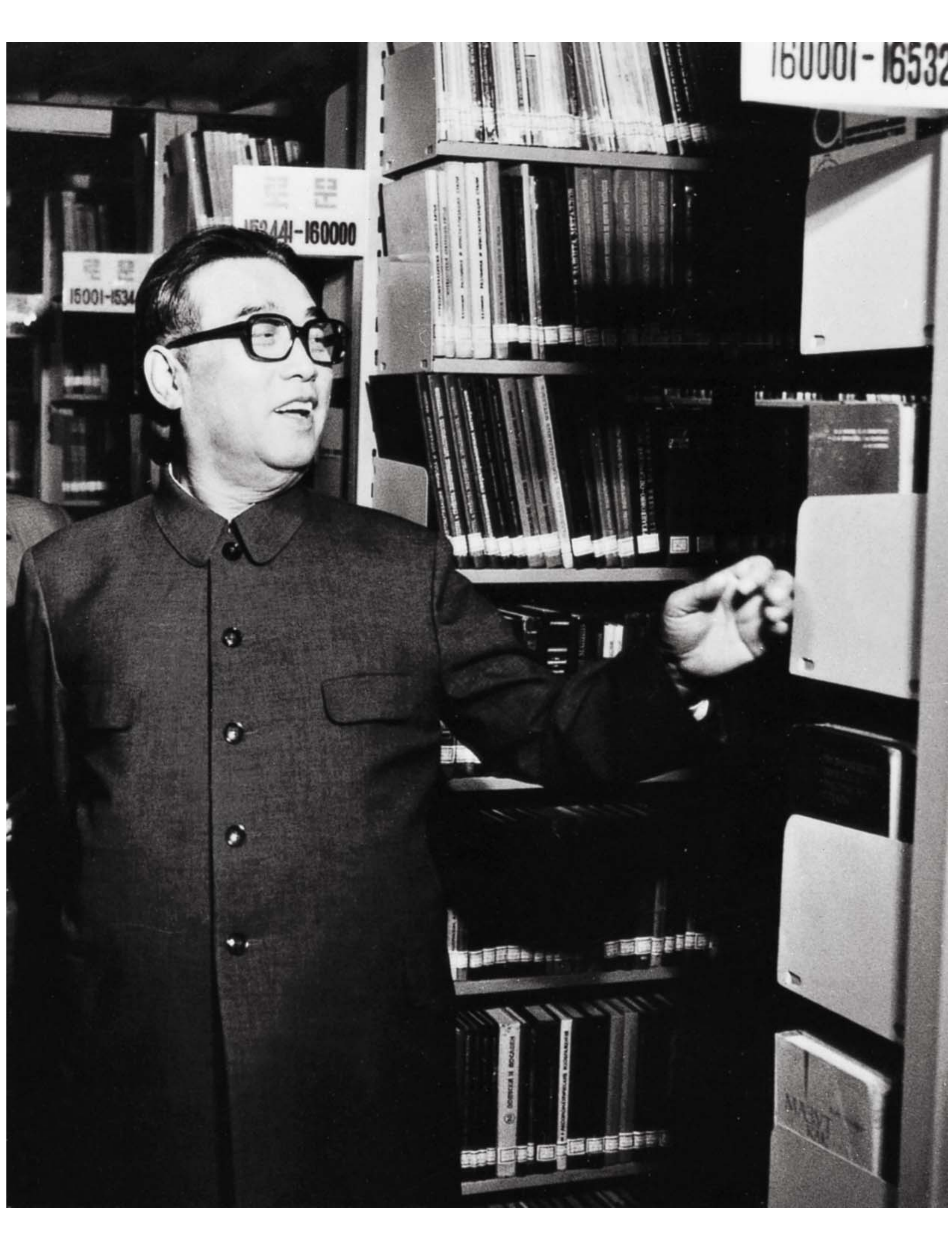
金日成主席同江西郡青山里农民进行谈话（1958.10）



金日成主席鼓励龙城机械厂工人取得更大的劳动成果
（1959.3）



金日成主席来到咸镜北道镜城郡，访问一家农户，
了解自来水输送情况（1972.6）



金日成主席视察人民大学习堂的书库（1981.9）



金日成主席在开学日来到平壤大同门小学（1972.9）

出 版 说 明

金日成主席（1912.4.15—1994.7.8）把“以民为天”当作座右铭，经常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的幸福奉献了一生。

他进行的抗日革命的几十万里长征历程和作过现场指导的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他的伟大足迹，留下了他关爱人民、为民造福的各种故事。

本社编辑部选编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2007年

目　　录

不听劝阻，访问迷魂阵密营

1936 年 2 月，朝鲜人民革命军南湖头军政干部会议以后，金日成同志率领部队向白头山地区进军。途中他决心访问迷魂阵密营。这一密营就坐落在千古密林中。

途中他遇到了独立一师一团一连的战士们。他要求他们带路到迷魂阵密营去。可是他们却连忙劝阻他不要去。

“金将军，迷魂阵山谷是个伤寒猖獗的地区，您决不能到那里去。”

“那些患者中有不少已丧命埋在地下。金将军怎么能到这样的地方去呢！我们决不能让您冒这个险。”

战士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极力劝阻。

游击队员们曾在游击区深知伤寒是多么可怕的病。当年有许许多多的人患伤寒倒了下去。

但是金日成同志却对他们说：

“伤寒病也是发生在人体上的，所以人完全可以征服它。难道传染病能征服人吗？我看还是人可以征服传染病的。”

但队员们也寸步不让，他们说：

“您说人能征服传染病吗？这是不可能的。不管健康的还是体弱的，只要得了这种病就没治了。崔贤连长原来是个多么

健康的人啊，可是他也得了伤寒病，已在这个迷魂阵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了。”

金日成同志听了，很吃惊地但又很坚定地说：

“你说什么？像他那样的健将还得传染病？他为伤寒病受苦，我更应该去迷魂阵呀！”

指挥员和队员们看到已无法劝阻，便恳切地对他说，去倒是可以去，但到了迷魂阵决不能进伤寒病患者的病房。

但是，他到了密营，先去了 50 多名伤寒病患者住的病房。

“……求您将军不要进来，进来不得呀！”骨瘦如柴的崔贤一面朝门口爬过来，一面慌忙地喊起来。

金日成同志急忙跑过去，握住了他滚烫的手。

崔贤两眼热泪盈眶。瞬间，全病房的病员都哭了起来。

后来，由于受到金日成同志舍生忘死的那种火热的同志友爱的鼓舞，这些病魔缠身备受折磨的伤寒病患者们，终于战胜疾病复原了。

雪地上的坟头

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一天，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在鲤明水附近同突然来袭的日本“讨伐”队展开了一场激战。部队歼灭了敌军后接着进行急行军，迅速离开了战场。

突然，传来了停止行军的命令。战士们都已疲惫不堪，以为是命令休息，便都坐了下来。

金日成同志对战士们说：

“同志们！我们有一件事还没做好。我们没有掩埋在战场上牺牲的同志的尸体就离开了。”

战士们听了才明白，为什么命令停下来。

部队这时已行军了一百多里，而且正值风雪交加。但金日成同志却坚定不移地说：

“咱们回去，把他们掩埋好！”

他说完，毅然决然地转身到前面开辟没腰的雪路。整个队伍都跟着他行动起来了。过了两天，他们才找到牺牲的战士的尸体。

这两天中，他废寝忘食，每见到战士的尸体便抚摸着呜咽起来。战士紧闭着眼睛，纷纷飘落脸上的雪花也不溶化，使在场的人更加悲痛难忍，一边啜泣，一边奋力刨开冻土。

不一会儿，白雪皑皑的密林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显眼的坟头。

尊长老头的过错

1936 年夏天，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到了白头山地区的某一林场。

林场的工人们想到,这下可以见到金日成将军了，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他们看到游击队员们穿的都一模一样，认不出哪一位是金日成将军。

“究竟哪一位是金日成将军啊？”

人们都想见金日成将军一面，哪怕离他远一点也好，便都这样疑惑不解地问道。可是谁也不回答他们的问话。

就在这时，在村里被人称为尊长老头的一个工人满有把握地说：

“金日成将军会使缩地术，是天下的一位名将。所以，他的年龄和威风是和普通军士不一般的，如果能够找到穿戴特殊的一位，那一定是将军。”

看起来，他说的确实有道理。

工人们奔走在游击队员们中间寻找穿戴特殊的人。可是怎么看也找不出那样的人。

不过，在游击队员们中间倒有一位与众不同的人。工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或许他是将军？

可是一下子被尊长老头顶回去了。

“不要胡说啦，他是负责队员们伙食的司务长。我同他一块儿给游击队员们准备的饭菜，所以我认识他。再说，你们也不想一想，难道将军的穿戴会这样吗？”

工人们听到尊长老头的“教训”，又东奔西走地寻找将军，可是直到部队离开林场前仍然没有找到。于是工人们要

求尊长老头直接问一问“司务长”。

尊长老头也担心弄不好会失去最后的一个好机会，便无可奈何地找到“司务长”请求道：

“司务长长官，老百姓都想见金日成将军一面，您该告诉我哪一位是将军！”

不知什么缘故，“司务长”却只是微笑着避而不答，而游击队员们却哄然大笑。

尊长老头感到纳闷，不知如何是好。

“司务长”靠近老人，亲切地说：

“我们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战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所以，金日成也可能在我们队伍的不远处。”

“嗯，在不远处？！这么说，将军没到咱们村子里来，是吗？”老人说着，灰心丧气地扑腾一声坐了下来。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部队军需官扶着老人站起来，对他说：

“金日成将军就站在你面前！”

老人大吃一惊，朝前看了一眼。

原来他就是穿戴非常朴素的、微笑着站在那里的“司务长”。

尊长老头双唇抖动着叫一声“将军”就跪在他面前，接着说：

“请原谅我的过错，我有眼无珠，竟把您当成司务长啦。”

三十块钱

1937年春，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驻扎在东岗附近的一个密林里。

一天深夜，到瞭望哨所站岗的队员们完成任务后回来时，在还没有收割的地里掰了不少包米棒子拿回来了。他们是想到战友们已好几天没吃到一粒粮食，只靠米糠度日，才这样做的，但因为是没经主人的同意，所以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事件。

金日成同志严厉地命令他们马上去把包米地的主人找来。

过了几小时后，队员们才带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国老人，他是那块包米地的主人。

金日成同志向他赔罪，拿出了三十块钱给他，还让他把包米棒子拿回去。

老人暴跳起来，说："几包包米棒子算什么，队长竟这样赔不是，我要是把革命军给的钱收下来，那还像话吗？村里的人们知道这件事该骂我呀！"他说决不能带走包米和这笔钱。

金日成同志心里非常感谢他，但他还是说服了老人。

老人无可奈何地带着包米和这笔钱回到了村子里。他问送他的队员："你们革命军的长官是谁？"

队员们如实地告诉了他。

老人听到他的金日成的大名，觉得自己犯了大罪，便把亲戚们都动员起来掰棒子，并用马车拉着又来找将军了。

金日成同志再也没能辞谢老人的真诚，便把它收下了。

老人说，沿着漫江走20里，就有一座人参圃，到那里可以买到一些包米，并说他愿意帮忙。

在他的帮助下，部队很容易地得到了几百名人员可以吃一个多月的粮食和食盐。

长工小伙子的婚事

抗日武装斗争时期，金日成同志曾在长白地区进行活动。一天他住在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吉城村，认识了名叫金月容的长工小伙子。

据说，人是好得没的说，可是他从小就给人当长工，一双手简直像铁耙子，衣着褴褛不堪……所以没人愿把闺女许给他，如今过了三十岁还没能娶亲。

想到他，那天夜里金日成同志久久不能入眠，离开村子时托付一位张姓老人说：

“老大爷，有件难事想托付您。为了金月容，昨天我一夜没睡好觉。希望村里的老大爷们齐心合力，给金月容找个老婆，帮他把婚事办了，您看怎么样？”

“我们有愧啊，还让将军为这种事儿操心！请将军放心，

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他成家。”

村子里的老人们履行了这一诺言。不多久，经老人们介绍，长工小伙子金月容找到了好对象，结了婚。把女儿许配给金月容的是十八道沟寺洞的金姓老人。他说，金将军看得起他，就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并亲自到吉城村谈成了这件婚事。

金日成同志听到这一消息，就指示后勤副官从战利品中挑最好的布和食品送到吉城村去。

“将军，他们办婚礼，我们非送贺礼不可吗？”

后勤副官提出了意外的问题。

“当然应当送。怎么，你不乐意？”

“……真不想送去。我们有多少同志只摆上一碗饭就举行了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礼，尔后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啊!”

金日成同志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想到那些事，我心里也很难过。但是，海山同志，因为我们只摆一碗饭就举行了婚礼，难道人民群众也应当这样办婚礼吗？……决心为解放人民而拿起了枪杆子的我们朝鲜青年，给金月容办婚礼，难道就不能排场一点吗？”

后勤副官当天就带着贺礼去了一趟吉城村。

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地传到了整个西间岛。

第二年 5 月下旬，金日成同志正为挺进普天堡做准备的时候，再次访问了离新兴村不远的吉城村。

那天，金日成同志到了金月容的家，祝福他们夫妻的未来。

副官挨了好一顿批评

朝鲜解放后初期，金日成同志用的寝室和会客室陈设得非常简朴。寝室里只有一张铁床；会客室里只有一个圆桌，仅此而已。

为此，副官总觉得过意不去，便到寺洞的家具商店买来床、写字台和地毯，重新布置了一下房间。结果比从前好多了。大家都为此而高兴。

没想到，那天晚上金日成同志回到宿舍，面有愠色地问道：

“这些家具是谁弄来的？”

“是我……”副官磕磕巴巴地回答。

金日成同志严厉地批评他说，你为什么搞起陈设房间的事呢？你明明知道人民的生活情况，还这样做！虽然祖国解放了，但工人和农民还没有从贫穷的生活中摆脱出来。既然这样，我们一开始就追求奢侈和豪华的生活，怎么能继续搞革命呢？我们决不是为自己的奢华而搞革命的。今天，我们必须为尽早建成富强的国家，为使人民早日过上好日子而竭尽全力。

然后他又坚定地说：“不管是谁，我们不应该超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70 岁老人稀罕的要求

1946 年的一天，早已过了午夜 12 点，有一位老人找到金日成同志的办公室里来了。他是某一民主党派的干部，已是 70 岁的老人了，金日成同志非常尊敬他。

他性情耿直，却一时难以开口说自己为什么到这里来。踌躇了半天才说：

“请您不要怪我老糊涂，您可不可以给我弄点人参或鹿茸之类的补品。我实在不应该提出这种荒唐的要求……。”老人说出口后觉得脸发烧，不知如何是好。

金日成同志让他坐下，亲切地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前不久我娶了个年轻的媳妇，可她老欺负我……，请将军帮我一忙。”

这是一件任谁都想不到的要求，令人感到意外。

金日成同志听到 70 岁老人提出的稀罕的要求，充分理解到他的心情，亲切地说道：

“我可以帮忙，好让您夫人再不敢瞧不起您。”

老人喜形于色，回去了。

过不久，金日成同志把老人所要求的补品弄到手，送去了。

过了一年，已过了 70 岁的老人得了个男孩儿。

金日成同志感到非常高兴，繁忙中还抽出时间亲自参加了孩子的百日宴，向老人表示祝贺。

从那以后过了将近50年的岁月。一天，他回忆起这件事，说难以忘怀这位老人，说：“他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毫无保留地告诉我的。”

寿宴变成喜宴

解放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春天，在金日成同志身边工作的一位干部来找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他来是想同她商量怎样筹备解放后头一次庆祝金日成同志的诞辰。

他看到，在金日成同志的家里，金正淑同志早已开始准备寿宴。

为金日成同志举行寿宴，是许许多多的人们早已关心的问题。所以，金策同志等许多抗日革命战士们天天找金正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在山上打仗的时候，没曾举行过一次像样的寿宴，所以我们从心里总觉得有愧，这一下咱们来个如愿以偿吧。”

“将军考虑到国家情况，一定会加以制止的，但一定要为他举行寿宴。”

这样，金正淑同志偷偷地开始准备各种饮食。

一天，金日成同志回到家里看到此情此景，问她有什么事。

金正淑同志觉得难以为情，踌躇了半天才说：

“不几天就是您将军凯旋回国后的头一个诞辰，我想同在山上打仗的战友们一起吃一顿晚饭，准备了点饭菜。”

“你说一块儿吃一顿晚饭……”他说完想了片刻，叫她多准备点儿。

抗日革命战士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喜出望外，想为盛大地庆贺解放后头一次迎来的金日成同志的诞辰而竭尽忠诚。

盼了好久的诞辰终于到来了。

为祝贺他的诞辰，抗日革命战士们都赶来了。可是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光景。原来为金日成同志准备的饭桌前却坐着一对新郎和新娘正在举行婚礼。

抗日革命战士们都感到愕然。

金日成同志很早以前就开始为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一位抗日革命战士的婚事操心。这次他把为他准备的寿宴变成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喜宴。

金策同志知道了这种情况后。觉得很惋惜，便对将军说：

“将军，这次是您凯旋回国后的头一个诞辰，人民知道了没给您举行寿宴，该感到多么遗憾啊！喜宴是过几天后也可以举行的呀。”

金日成同志微笑着说：

“……说什么诞辰之类的话，最好少说为好，这在将来也是一样。”

他说着，望着并排坐在一起的一对鸳鸯似的青年男女幸福的景象，感到心满意足。

能够看到人民和革命同志幸福的情景，这就是他的乐趣。

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和小学生值班员

解放后不久，1947 年 7 月，几位干部来到平壤第二小学。那正是各学校进行第一次国家毕业考试的时候。

校舍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盖的，走廊狭窄，阳光也照不进来，显得昏暗。

一个佩带值班臂章的十来岁的女同学坐在门廊右侧的一张桌子前面，认真执行自己的任务。她向步入正门的干部们恭恭敬敬地行了少年团礼。一位干部还过礼，就朝着走廊缓步走去。这时女同学用清脆的嗓音要求他说：

“请先登记一下再进去吧。”

被女同学制止的那位干部笑着转过身来问：“叫我登记再进去，是吧？……”

他说着，走到那个女同学跟前说：“对，应该登记，应该登记嘛!”说着就把女同学给他摊开的登记簿和铅笔接了过来。然后，他弯下腰，把登记簿放到低矮的桌子上，按照女同学的要求，把要找的人、日期和来访目的一一填写在有关栏中。写

完后，他直起腰来，又亲切地问下一栏写什么。

“下一栏要写上您的工作单位，还要写上名字!”女同学说。

他重又弯下腰写下：“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

“你看这事搞的，怎么办才好啊，我真笨，连将军都没认出来……”少女看到金日成的名字羞红了脸，不知所措。

“小新郎”接到的亲笔命令

有一个年轻人，过去穿着粗麻布短衬裤到处流浪，但解放后却成了一位堂堂的军人，荣幸地在金日成同志的身边工作。

1949 年 11 月的一天，他听到金日成同志叫他，马上跑了过去。那里已集合了几个战士。

他们列队向金日成同志报到。

金日成同志亲切地一一握着他们的手说，叫你们来是要给你们这些已成了家的同志们放几天假。

这位年轻人吃了一惊：“他怎么知道我结婚的事呢？”于是他偷偷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战士们。原来他们也都结婚了。

他不知不觉地羞红了脸。

他年纪小，所以怕别人取笑他“小新郎”，一直保守“绝对秘密”，至今参军已有一年多，可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

可将军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他哪

里知道，金日成同志检查他的学习笔记本时曾看过里面夹着他给妻子写的一封信呢！

这天，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

金日成同志强调说：“等开车后可以打开这个信封看，开车前绝对不许看。”说完又同他们一一握手。将军还特意亲切地嘱托他，回家以后要好好和妻子谈谈，鼓励把孩子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这位年轻人觉得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激动得连一句表示感谢的话都没能说出来。

等车一开，他马上把珍藏在怀里的信封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打开了。

原来信封里有三千元（旧币）钱，还有金日成同志的亲笔命令：“首先要用这笔钱买酒、烟、烟荷包和烟袋杆儿回去。再用剩下的钱给爷爷、奶奶、母亲买布做身衣服。回来以后要报告执行情况。”

他的眼泪簌簌地掉在捧着信封的手背上。

牛坐着火车返回故乡

朝鲜战争（1950.6～1953.7）正打得激烈的时候，最高司令部驻扎在高山镇。

有一年 11 月的一天，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在视察最高司令部直属人民军某部的时候，了解到这一部队宰了一头牛。

这一部队在通向清川江渡口的球场——香山公路上行军的途中，牵来了不少主人丢失的牛。他们宰掉的正是其中的一头。

指挥员不假思索地向他报告，说因为这头牛一条腿骨折才宰掉的。

最高司令官同志认为，宰一头牛，是一件非常错误的事。

他严厉地批评说，他们做得很不对。当然，他们牵着主人丢失的牛走这么远的路，本来是件好事，但以他们说的理由宰掉一头牛，就很不对了。他又接着说：

“现在美国鬼子正在强占地区把牛、猪、鸡等家畜一个不留地全部杀掉……美国鬼子任意宰吃家畜，而我们也以种种借口宰吃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国家连一头牛也剩不下的。你们做得很不对。”

指挥员这才明白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吓得面如土色。

金日成同志看着他继续说：

“你们说是因为一条腿骨折才宰了这头牛，骨折的腿不是可以治好吗？人骨折了能治好，牛腿骨折为什么就不能治好呢？对我们的农民来说，牛是如同家里一个人……人民那么珍惜牛，而你们却这么轻易就把它宰掉了。照你们这样下去，我们军队名字前面的‘人民’两个字就毫无意义了。”

他回到最高司令部以后的当天夜里，向各联合部队下达了最高司令官关于严禁屠宰牛的电讯命令。

过了不久，这批牛到达了满浦站。这批“后撤”的牛是为同反攻的人民军部队一道回“故乡”而来到车站的。

铁道警务长暴跳如雷：“连军队都运不了呢，简直是神经病！快滚回去!”

但他还是不得不让这些牛上了火车，因为牵着牛而来的那些军人们拿出最高司令官亲笔命令给他看了。

18 只鸡和装满鸡蛋的筐子

1950 年 11 月，金日成同志来到高山镇林成谷，住在普普通通的一户农家办公。

一天夜里，房东老人回来了，他想宰几只鸡表一下心意就去掏鸡窝。原来这些鸡是按照金日成同志的指示战士们负责代房东喂养的。

周围漆黑一团，老人刚把手伸进去，鸡就扑棱着翅膀叫起来了。

听到这一叫声，金日成同志打开里屋的门问副官：

“是谁在那里抓鸡呀？”

“是这家老大爷，说是有急用。”

“深更半夜的，主人家会有什么急用抓鸡呢？是不是你们要他来抓的呀？如果主人家实在需要，就请他把厨房里咱们买来的鸡拿去用吧，别让他动那些鸡了。”

然而，主人家不愿改变主意，便悄悄地抓来几只鸡交给副官，并要他给将军吃。还说，如果必要，还要把剩下的鸡都抓来吃了。

过了几天，老人回家一看，被他抓到的那只母鸡正和一只傲然的雄鸡领着鸡群在那里啄食，不禁吃了一惊。他怕自己弄错了，就数了一下，看鸡到底有几只，结果一只也不少，18只都在。

一天，金日成同志从鸡窝里拿出刚下还没凉的鸡蛋给副官，嘱咐他说：“比起宰鸡吃，捡鸡蛋更有意思。快把这鸡蛋给主人收起来。”

过了不久，他要离开高山镇的那一天，副官把18只鸡和装满鸡蛋的筐子完好地移交给了主人家。

戴上最高司令官皮帽子的哨兵

1950年冬天的一天夜里，最高司令部的哨兵在关卡站岗的时候得到通知，说金日成同志视察前线就要回来了。他一面继续站岗放哨，一面严密注视雪雾弥漫的前方。

顷刻，金日成同志乘坐的轿车穿过雪雾向哨所驶来。

哨兵用力举枪敬礼。他以为轿车会直接通过，但却突然停下，金日成同志从车上下来，走到哨兵跟前，亲切地问他：

“这种天气，你不感到冷吗？”

“最高司令官同志，我不冷。”哨兵大声回答。

可是金日成同志却放不下心，说这样的天气站岗够艰苦的，这种大冷天连皮帽子都没戴，耳朵要冻坏的。时值战略后退时期，既艰苦，情况又复杂，没能及时赶制皮帽发给战士们。最高司令官正为此操心呢。

哨兵为了使他放心，再次振作精神说：

“最高司令官同志，一点也不要紧。”

金日成同志听到他的话，握着他的手，用身板挡住风雪，突然对副官说：

“到车上把我的皮帽和手套拿来。”

金日成同志接过皮帽和手套，把皮帽递给哨兵说：“小鬼，把你的帽子摘下来，戴上这顶帽子。”

哨兵诚惶诚恐，马上说：

“最高司令官同志，冷一点不要紧。”

金日成同志理解到他此刻的心情，笑容满面地再次督促他快戴上。但哨兵仍然不想接。于是，金日成同志亲自把他的帽子摘掉，给他戴上了皮帽子。然后说，帽子稍大些，把后面勒紧一点儿就行了。说着又把帽耳拉下来，还给他系上带子。然后又说：“把这副手套也戴上，这样就不冷了。”说完又亲自把

哨兵原来戴的手套摘下来，把自己的手套给他戴上。

“最高司令官同志!”

哨兵喉咙梗塞，再也说不出话了。

稍后，哨兵长带着换班的人，见此情景大吃一惊，说：“你戴的是不是最高司令官同志的帽子？”

给军医所送去的大米

1951年初的一天,金日成同志的叔叔金亨禄来到最高司令部，跟金日成同志一起用饭。这是好久以来的头一次。饭桌上摆的只有两碗小米饭、一小碗泡菜和一碗干白菜汤。

当然，叔叔并不是不知道他的禀性，但叔叔想，国家的命运系于他一人身上，而他却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不顾劳累日夜不停地工作，如果总是这样下去，万一积劳成病该怎么办啊?!

叔叔坦率地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说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金日成同志听了笑着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腰带跟美国鬼子打仗，而我们搞特殊吃大米饭能行吗？任何时候都要跟人民一起过一样的日子，才心安理得，吃起饭来也香。”

叔叔无可奈何，一回去就把家里不多的稻子拿出来，细心地加工成雪白的大米，再一一挑出稻粒，送给了最高司令部。

与此同时还送去了一封信。信里嘱托司令部人员一定要用这一点大米给将军做饭吃。

然而，金日成同志把这些大米送给了最高司令部附近的军医所。

叔叔后来知道这件事后热泪盈眶，自言自语道：

“将军决不会另做处理的，我明明知道他会这样做，不过心存侥幸罢了……。”

最高司令官夏天穿战士们穿的棉鞋

1951 年 8 月，烈日炎炎的一天，金日成同志亲自审视了要在那一年冬季发给战士们的军服试制品。展台上陈列了 10 多套冬装、帽子、手套和棉鞋等。

有一军官一一向他作介绍。金日成同志看了一下后说：“还是听一下直接使用这些东西的战士们的意见吧！”并要求他把军人叫来试试看。

他亲自量了一下军人穿的棉鞋的鞋筒长度、胶皮的高度、鞋底的厚度等后，说要带走一双鞋。

“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军官们惊讶地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情景：金日成同志穿着要给战士们的棉鞋来到外面。

“这么大热天，他为什么穿着棉鞋呢？”

军官们实在感到不解，禁不住好奇。

第二天，第三天，整整一周，他继续穿着这双棉鞋走来走去。

这几天连续下雨。有一天，雨停了以后，他穿着棉鞋从泥泞的路上走过来，到工兵工作的地点。

出乎军人们的意料，他把棉鞋脱下来，并说要和同志们商量一件事，希望大家评评这双鞋好不好。

他问战士们，今年冬天准备给所有军人都发这种棉鞋，你们看好不好？

原来看到最高司令官在盛夏穿着战士们用的棉鞋走路感到新奇的这些军人，这才明白过来。他们高兴地说：

“最高司令官同志，非常好！”

他说，不要光说好，应该说出缺点，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好的棉鞋。

可是战士们连声说好。他看了一会儿战士们后说：

“这几天我穿了这双鞋，觉得脚板舒适，又暖和，所以觉得不错，可是棉鞋容易透水，会冻脚的，我就担心这一点。”

他指着棉鞋周围的胶皮担心地说，胶皮贴得不够高，走在不太泥泞的路上还湿透了。我国冬天雨雪较多，雪化了以后路上泥泞，这样的时候棉鞋会湿透的。棉鞋一湿，脚是会冻坏的。

说着，他用手指了指，准备把胶皮提到这样的高度，你们的意见如何？

军人们都说，那样做就太好了。

他放声笑了起来，并说不要青红皂白地光说好，还要考虑考虑是否美观。

一个军人说，把胶皮贴得高一点的鞋是为军人着想的，人们看惯了，就觉得好看了。

他回答得真妙。金日成同志很满意地说，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怎么这样一致呢！

“你们同意，咱们就让他们把胶皮贴得高一点。”

紧急措施

1951 年 8 月的一天，金日成同志接到了令人悲痛的噩耗。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许宪先生在前往参加新学年开学典礼的途中，遭到敌人的轰炸牺牲了。而且因为深更半夜坐船渡江时船被炸翻牺牲的，所以连遗体也没能找到。

一位干部说，江水泛滥，水流湍急，他的遗体可能冲到大海里去了，所以恐怕很难找到。

金日成同志责怪他，并坚定不移地说，就因为大海广阔，就不去搜寻国家宝贵人材的遗体，那还像话吗？一定要找到，哪怕翻遍全部海底也一定要找到。说完，当即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动员 3000 多军人参加这项工作。

当时，敌人冒险发起的“夏季攻势”刚开始不久，前线情况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情势越来越紧张，在这种时候动员这么多军人去做这件事，一般人是不可想象的。况且还发生了30年来最大的洪灾，来势凶猛，真是雪上加霜。

16天以后，终于在定州前海找到了许宪先生的遗体。

许宪先生的葬礼是按国葬规格举行的，金日成同志也参加了。

那天，死者遗属们看到金日成同志来参加葬礼，就惶恐不安地说，前线的情况很紧张，您还来参加……

金日成同志对他们说：

“不，情况再困难，也不能不参加许宪先生的告别仪式啊！……我不参加更受不了，所以来了。”

这一天，金日成同志亲自在前面抬着灵柩。

第203号内阁决议

1952年1月20日，保健省的一位干部接到金日成同志的命令到了最高司令部。他向金日成同志呈递了一份有关美军细菌战暴行对策方案的文件，要求批拨一大笔经费。

那位干部焦虑不安地等待批示。

“现在，不管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我国人民都在为争取战

争的胜利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忘我地战斗着。为了这样奋不顾身的爱国人民，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呢！为全体人民实施免费医疗制吧！”

金日成同志的这番话，他是事先没有料到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金日成同志微笑着看了他一会儿，转换话题，问现在政府从人民收多少医疗费？

他回答说，按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对职工进行免费医疗，对农民和个体工商业者收门诊医药费，对职工家属只收门诊医药费的 40%左右。

“40%……”

金日成同志自言自语，沉思一会儿，接着说：

“当然，现在我们的情况还很困难。但为了积极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增进健康，我们还是应该实行免费医疗制。对我们来说，没有比人民的生命更宝贵的。”

从那以后，过了 10 个月，1952 年 11 月 13 日，《关于实行免费医疗制》的第 203 号内阁决议公布于世。

有一个国家的报纸看到朝鲜公布的这份内阁决议以后，嘲笑战争狂人说：

“美国以狂轰滥炸把朝鲜变为一片废墟，但朝鲜把相当于 10 颗原子弹威力的‘203 号’大炸弹倾泻于美国的头上。”

意外的赛跑

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天早晨，最高司令部的一位负责作战指挥的军官极力抑制着不安的心情，来到金日成同志的办公室敲门。

没有应声。

再次敲门，里面仍然鸦雀无声。这位军官紧张起来了。

“他上哪儿去了呢？”

前一天晚上，这位军官接到了不同寻常的急电，连夜拟好文件要向他呈报。文件中详细写了美帝国主义新的侵略企图和前线由此而发生的急剧变化。形势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而且越来越紧张。

可是他却不在，于是更加不安起来。

就在这一时刻，发现金日成同志在院子的一侧，正在同一个在最高司令部工作的烈士女儿进行谈话。

最高司令官：“你这个姑娘这么胖，由谁来娶你呀？”

烈士女儿（脸发红）：“那也有人会领我走的。”

最高司令官（微笑着）：“你这么胖，连跑都不能跑，谁领你走啊？“

烈士女儿：“那也比您将军还是跑得快呀！”

最高司令官（豪放地笑着）：“现在要我骑马我就能骑马，让我坐飞机我就能坐飞机，让我跑，我能把你落下好远。让我们试试，看谁先跑到那高地顶点再跑回来。”

到处寻找金日成同志的那位军官偶然听到这段对话，觉得这个姑娘太不像话了。金日成同志待她这样随便，而她却这样毫无拘束，不懂规矩，随便乱说。

不觉间，这个姑娘攒紧拳头朝着前面的山头开始跑起来了。金日成同志看到她跑出老远以后才开始跟在她后面跑。

作战军官没想到自己成为这意外的“赛跑”的目睹者。

金日成同志朝着山顶沿直线跑道，穿过杂树林，越过岩盤，飞也似地向前跑。姑娘还没到山腰，他却已从山顶返回来回到了起跑线。

等姑娘回来，他们三人都放声笑了起来。

作战军官心里的紧张和不安顿时云消雾散。他看到很随便地和小姑娘赛跑的金日成同志那从容不迫的样子，想到了很多问题。

领袖和赤脚的少年

1955 年夏天，昌城郡的一群小学生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偶然见到金日成同志，恭恭敬敬地行了少年团礼。其中有一少年光着脚。

金日成同志看到他满是灰尘的脚，脸色阴沉下来。赤脚的少年见此情景感到害臊，想退到后面去。

金日成同志把手放在他的肩上问道：

“你们家都有谁？”

“有老奶奶和妈妈，还有小弟和小妹。”

“爸爸呢？”

“…………”

“爸爸不在吗？”

“战争时牺牲的。”

金日成同志默默地把孩子搂在怀里，非常痛心地向随行的干部们说：

“你们看，我都没能让这孩子穿上一双鞋，可他倒向我敬了礼……”他说着，脸色更加凝重。

过了一会儿，他详细地询问了孩子家里的情况，家在哪儿，家庭生活如何。他和孩子们分手的时候说，过一会儿我准备到你家看看。

为了把这一喜讯马上告诉家里，少年快步跑去。到家还有一半的跑程时，突然在后面响起喇叭声。金日成同志乘坐的汽车在他旁边停了下来。

“……快上车。”

少年瞅着自己的脚犹豫不决。

金日成同志说，没关系，这就去买双鞋穿，说着让他上了

车。他瞅着他的脚说："走石子路，硌脚吧？伤了脚可不得了，那样，连学校都去不了啦……"

少年听了，热泪夺眶而出，忙转过脸去。

汽车很快地到了孩子的家。金日成同志先问候了孩子的奶奶、妈妈，然后让副官带着他们三个兄妹到商店买鞋。

过了好一会儿，他们买了鞋穿着回来了。直到这时还站在院子里的金日成同志亲手摁摁鞋尖和鞋后跟，知道质量不错才放下心来。

孩子哽咽着说："您给我买鞋穿……我一定把书念好……"勉强说出这么一句就把脸埋在金日成同志的怀里。

新列国家预算项目

审议 1957 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内阁会议，从早晨开始，一直开到深夜还没结束。可见国家的财政状况有多么紧张。

金日成同志听了报告，连国家预算草案的具体项目都一一审核了一遍。然后突然问旅日朝侨子女的教育援助费和助学金包括在哪个项目里了。

报告者一时答不上来。

这是他早已直接提醒过的项目。但拟订预算草案时，无论怎样计算，也没有办法拨出这笔款项。

虽然停战已有三年，但战争的创伤还是很严重，工厂、农村、

渔村和城市的景象依然令人痛心。好不容易在废墟上建起了厂房，却没有需要安装的机器设备；把耕地里的弹坑填好了，又没有灌溉用的抽水机。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能从半土窑子里搬出来。此外，需要由国家照顾的伤员、老人也很多……到处都需要资金。

报告者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财政状况实在紧张，没能把这一项包括在国家预算里，准备包括在临时外汇计划里。

金日成同志沉默了一会儿，坚定不移地说，不，一定要送去，马上就要送去。哪怕我们少建一两座工厂也好，一定把资金送给在异国他乡受苦的侨胞手里，好让他们把子女送进学校念书。

场内一片寂静。

他环视着场内接着说，助学金送一两次就了事是不可以的，只要有我们同胞住在日本，有念书的孩子，就应该继续给他们寄钱去。因此，不该把这看成是临时性的工作，要在国家预算中增列“旅日同胞子女的教育援助费和助学金”这样一个项目，一抓到底。

“旅日同胞子女的教育援助费和助学金”这一新的预算项目就是这样诞生的。

在路上遇见的一位好人

1957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位老大娘要到住在黄海南道载宁郡富德里祠堂谷的女婿家里去一趟。

她刚走到公路上，身后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汽车突然在她身边停住了。

“老大娘!”

有一位神采奕奕的干部从车上下来叫她。

她想也许是问路的，赶紧转身。但问话出乎她的意料。

“老大娘，你去哪里呀？”

“我到女婿家去。”

“……你女婿家住在哪里？”

“在祠堂谷。”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能到吗？”

“能到，村子就在这条公路边上。”

“请上车。”

老大娘原来不假思索地回答他的问话，可这次却不知怎么回事了。到底他是谁呀，竟这样亲切。

老大娘不知不觉地被他拉上了车。这位干部把她的拐杖和包袱接过来放在后窗前面，还给她关上门。老大娘偷偷地瞅这位好人。他显得非常慈祥，好像在哪儿见过多次，可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

车又开动了。

他很亲切地让老大娘随便坐，还问晕不晕车，有几个儿女，然后又亲热地说，可能受了不少苦，现在太平了，要多保重身体。

他越这样亲热，老大娘就越是只想一个问题：这人究竟是谁呢？

不觉间，车已在走向祠堂谷的路口停了下来。

“也不知道您这位好人是谁，怎么能就这样走了呢？”老大娘觉得不应该就这么下车分手。

他以微笑代替回答，扶她下车，把拐杖和包袱递给她，还说：“老大娘，祝您长寿，路上要小心啊！”

车开走了。老大娘感恩不尽，仍然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这时，又有一辆轿车停在她身后，车上下来一位年轻人告诉她，坐在前面车上的正是金日成同志。

老大娘把包袱丢在地上，一下子坐下来：

“哎呀，世上哪有这种事，我竟没能认出我连做梦都想见的领袖啊！”

………

“恩　德”

1961年9月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金日成同志到了会议代表们住的平壤旅馆。他在这里同一个女代表谈话，问她家有几口。

她有点犹豫，没能马上回答。

坐在旁边的一个干部替她说，和丈夫一起过日子，只有两个人。

金日成同志又问：“两个人过日子？……你现在几岁？”

她细声细气地回答说 29 岁。金日成同志自言自语道：“29 岁？29 岁！……”

他转换话题，一一问她，丈夫在哪儿工作，领多少工资，然后突然细心地察看她的脸色。

“我看你的脸色不怎么好哇，没有什么病吗？”

她回答说，来参加会议以前，为了结一些事，没睡好觉，身上倒是没有什么病。

“你说没病，可是脸上有病色。”

他脸色沉下来，又担心地说，如果说没有病，已经 29 岁了，怎么会没有孩子呢！你的脸上确实有病色。

她听了，不知如何是好。

他又问，你没生孩子，你丈夫不说什么吗？

她一听，顿时泫然泪下。因为她觉得只有他才体谅自己心里的苦衷。至今，丈夫虽然没说什么，可她自己却总觉得过意不去。

她啜泣起来了。金日成同志再次叮咛她说，你说你没病，可你确实有病，一定要治好，生孩子，以健康的身体继续搞好工作。

后来她吃了金日成同志托人送去的药以后，恢复了健康，还生了个小宝贝。

孩子的名字叫“恩德”。

没有扔掉的布便鞋

1965 年夏天，金日成同志视察昌城郡时，曾为当地群众的穿鞋问题而操心，为此召见了新义州制鞋工厂的干部们。

这天他谆谆教导他们要大量制造美观耐穿的各种鞋子。过一会儿，他把一双鞋给制鞋厂的干部们看，并表扬他们说：“这是新义州的吧？非常好，既方便，又耐穿，多好啊！”

干部们瞪圆了眼，聚精会神地看着这双布便鞋。这双鞋分明是他们做的，可是什么时候做的呢？因已过了很长时间，实在想不起来了。加上鞋子已洗了好几遍，褪了色，橡胶也老化了，鞋尖已塌下去了，鞋底垫着一双鞋垫。

“这是大约五年前买的，鞋底还没透，舍不得丢掉。”

他的这一席话扣动了他们的心弦。

他们都是制鞋厂的干部，一双鞋稍微旧了就换新的，他们听了主席的话，为节约精神不足而深深自责。

荣军受到祝福

1968 年 2 月的一天，金日成同志访问了万景台荣军自来水笔厂。全厂一片欢腾。他到了机修作业班，看了一个

荣军机床工人制造的产品。然后他问荣军哪里受伤了。因为他看出了荣军的动作有些不自然。不出所料，荣军说脊椎受了点伤。

“脊椎?!”他这样再问了一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在哪次战斗中受伤的？”

“1211 高地战斗中受伤的。”

“嗯，原来是 1211 高地的英雄啊!”

他轻轻抚摸着荣军的脊背，问具体的受伤部位：这里疼不疼？这里怎么样？真的不疼吗？

荣军啜泣着反复说不要紧。金日成同志接着又问荣军有没有妻子。

这位荣军擦着泪说，有妻子。

金日成同志深思片刻后又问：

“也有孩子吗？”

“是，有四个孩子。”

“四个孩子？”

他的脸色开朗起来了。

“妥了，妥了，有四个孩子，好极了。”

金日成同志实在太高兴，把这个荣誉军人抱在怀里，不断拍打着他的脊背。

“有了孩子就行啦!”他再次表示满意，放声笑了。

金日成同志亲热地祝愿他搞好工作，还要好好培养孩

子们。说罢心情愉快地离开了工厂。

政治委员会变成家长会议

1969年夏季的一天，金日成同志结束了对某一单位的现场指导后，在回来的路上见到从学校放学回来的学生们，立刻叫司机停下车来。

他下车后，叫孩子们到跟前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欢呼着跑过来向他敬礼。

他用慈祥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学生们，然后问他们在哪个学校念书，几年级，家住在哪里等，尔后说："让我看看你们的书包好吗？"说着把一个孩子的书包拿下来，打开铅笔盒看看，又翻开课本和笔记本看看，然后称赞他课本很整洁，字写得也好。

受表扬的学生高兴得眉飞色舞，合不拢嘴。

他还问，现在回家是否还搞学习小组？搞学习小组有什么好处？

学生们的回答各不相同，有的说，不懂的可以互相教，所以好；有的又说可以一起看教科书，所以好。

他听了他们的回答后，再三叮咛他们要好好学习，说完和同学们分手了。

车又开了。车开不久，他自言自语地说：

“孩子们确实坦率。”

他说，刚才一个学生说，一起看教科书，所以好，这说明教科书不够，这让我心情沉重。

不久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讨论了学生们的教科书问题。

他说，别的出版物的印刷可以往后推迟，但教科书一定要用上等纸印刷，而且还要多印，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然后指示中央和各道市郡人委，要由负责干部组成新学年筹备委员会。

这天，结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时，他说：

“我们不是家长吗？今天举行的政治委员会，是和家长会议一样的。我们聚在一起不能解决孩子们念书的问题，那怎么行呢？”

三年来一直绕着弯走

1970 年早春，金日成同志从平壤出发，要对温泉一带进行现场指导。

轿车沿着平壤——南浦公路疾驰，正当拐进龙冈方向的时候，金日成同志叫司机把车停下来。

他说，车要向南浦方向开，而不是向龙冈方向开。

副官低声说：

“不是到温泉去吗？”

“是去温泉。”

副官疑惑不解。要到温泉，通过龙冈邑走有 40 里，朝南浦方向走有 60 里。再说，从前他们去温泉或回平壤时，都是特意通过龙冈邑走的，而今天他为什么要绕着弯，朝南浦方向走呢？副官和司机疑惑不解地相望。

“因为我不愿意路过玉桃里啊。”

副官和司机听了，更感到纳闷，圆睁着眼。对他们来说，太出乎意外的。

过去，路过玉桃里是他的一个乐趣。

龙冈郡玉桃里有一个英雄叫林根相，早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举行全国农民积极分子大会时，金日成同志就认识了他。

当时林根相创制了小麦广条播种机。金日成同志听了他发言后，高度赞扬了他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忘我精神，还称他为“真正的农民”。从那以后，将近 20 年来，金日成同志一直把他当做革命同志、亲密的朋友。

每当路过玉桃里时，他总是让司机把车开慢些，并搜寻窗外。每当这时，常同林根相英雄不期而遇，林根相跑过来向他敬礼，金日成同志同他促膝畅谈，讨论农业生产问题，每每忘了时间的流逝。

这一次，轿车一上开往南浦方向的公路，金日成同志用嘶哑的声音说：

“我不想路过没有林根相同志的玉桃里。”

副官和司机听了，才想起前不久林根相已去世了。

听到林根相得了不治之症的消息后，金日成同志日夜放心不下，指示采取了种种措施，但他却没能接受金日成同志对他的厚爱，去世了。金日成同志可能想起这件事感到难过，用手绢擦眼角。

从那以后，连续三年，每当到温泉一带去的时候，他总是绕过弯，朝南浦方向走。

恢复原状的鲤鱼

这是1971年9月的一天傍晚，在金日成同志的家里发生的事。

金日成同志刚结束现场指导回来，就领着三个孩子到饭厅去。那三个孩子是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干部的子女。

刚6岁的“老疙瘩”就坐在金日成同志的旁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白天到湖边钓鱼，捉来了谁也捉不来的鲤鱼，说得生龙活现。

因为金日成同志疼爱他，不懂事的“老疙瘩”爱撒娇，有时甚至向他耍赖。

“老疙瘩”钓了一条大鲤鱼之后，谁也不许摸一下，就像捉了老虎的猎手似地翘起鼻子，简直不可一世。还告诉他说，那条鲤鱼马上就要端上来了，您看他有多大吧。说着还伸出胳臂比划那条鲤鱼的大小，比划了 10 多次。

金日成同志举着他的胳臂给他助兴说：

“你说有这么大是吗?!那么大的鲤鱼怎么会去咬住你的钓钩呢？是不是它以为你钓不上来呢……”

听到金日成同志夸他，他就更加扬扬得意，“命令”快把鲤鱼端上来。

一会儿，饭菜端上了桌。“老疙瘩”看到最后一个菜盘上桌，就突然哇哇哭泣起来了。还哭闹着溜到桌子底下，蹬着腿耍赖。

原来是因为他看到那条自己钓来的鲤鱼被切成段做成了菜，再也无法看出它有多大了，所以他气得要命。

他的哥哥和姐姐怎么劝也没用，谁也不能把他拉出来。哥哥和姐姐急得直冒汗。

这时，金日成同志说：“这小子耍赖可不同一般啊!”说着叫人拿一个大盘子来，然后亲手把那些鱼段弄到一起依次摆好，就像没切一样。然后，向在桌底下胡闹的“小疙瘩”用手比划着说：

“这一下可好了。鲤鱼恢复了原状，你快出来看看，真够大哩！真的……有这么大!”

胡闹的小家伙这才停止了哭闹，从桌子底下爬出来，擦着眼泪，偷看饭桌。一见他钓来的那条鲤鱼照原样摆在饭桌上，嘻嘻地笑了，好像根本没哭闹似的，并说；

“元帅爷爷，对，是我钓的鲤鱼，爷爷您快吃。”

元帅望着胡闹的小家伙大声笑了起来，大家也都跟着笑了。

珍惜的一块空地

1973 年 10 月的一天，金日成同志登上牡丹峰俯瞰首都全景时，问一位随行人员：

“那里建设一座什么建筑好啊？”他指着南山岗说。

干部们没能立刻回答。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是一块什么地方，所以都犹豫。

在绘制平壤市恢复建设规划图时，金日成同志曾指出了建设方向，要把南山岗作为首都的中心，并以它为轴形成城市新规划，同时要求把南山岗暂时保留下来。站在南山岗上，纹绣平原一带可尽收眼底，前面又可看到大同江碧绿的水滚滚而流；左侧则是牡丹峰美景——南山岗确实是块宝地。

随着岁月的流逝，南山岗的周围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建筑拔地而起，唯独南山岗仍然作为空地留了下来。

有一年，一个设计师觉得如此美好的宝地空下来太可惜，

便设计出了将建立在这一地方的雄伟的政府办公大楼，并把它呈报给金日成同志。金日成同志当即把蓝图退了回去。为什么在这么美好的宝地上建立政府办公大楼呢？城市中心应该安排人民享用的公共建筑，而不是政府办公大楼。这就是他的意图。

由此可见，南山岗是他非常关心的地方，所以干部们没能立刻回答。于是金日成同志低声说，在中心广场应该建立博物馆、会馆、图书馆或文化宫之类的公共建筑。

倏尔又过了两个月。12 月中旬，金日成同志亲自登上南山岗说，现在该整理这块地了，平壤已有文化宫和学生少年宫，所以要在这里建造大规模的图书馆。这样，孩子们可以在学生少年宫学习，大人们可以在这里学习。

接着他说：

“在这里建造图书馆，人民会高兴的。”

雄伟壮丽的朝鲜民族形式的全民学府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还给它起了深含寓意的名字：人民大学习堂。

张吉富女士的“第一守灵人”

1974 年 2 月，抗日革命战士马东熙的母亲张吉富女士逝世了。

治丧委员会的人员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张吉富母亲的守灵人。

张吉富母亲把儿子、女儿和儿媳妇都献给了解放祖国的圣战，只剩下她一个人过日子。

父母去世，儿女们作为守灵人，接待前来吊唁的客人，操办葬礼，这是祖传的风俗，而张吉富母亲却孑然一身，人们不知如何是好。

经讨论，治丧委员会把这件事向金日成同志作了报告。

“由于慈父领袖的关怀，张吉富母亲的葬礼是要按国葬举行。可是因为她没有儿女，举行葬礼时该由谁来守灵，接待客人呢？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金日成同志听了，默默无言地走到窗边，表示惋惜，说她应该活到百岁，可是过早地去世了。

张吉富女士享年 91 岁。

他说，那就由我做第一守灵人吧。为了把这位革命母亲的葬礼搞得更好，游击队出身的将领应该为她守灵。

干部们听了后对他说：

“主席同志，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种事。”

但他却说，虽然史无前例，但还是这样做吧。

第二天，前来张吉富女士灵前吊唁的人们看到了惊人的情景：原来孑然一身的母亲灵柩前有五位佩带将领肩章的“儿子”和穿着白孝服的五个“儿媳妇”在守灵。

大年除夕探病

1983 年 12 月 31 日大年除夕的傍晚，金一同志（当时任国家副主席）家里接到通知，说金日成主席要来看望。

躺在病床上的金一感到太突然，一时愣了。

他缠绵病榻，没有一天不想念主席，但这样的时刻如此突然到来，这是他未曾料到的。

家属们急忙开始收拾屋子，还没等收拾完，只过了几分钟，主席已走到房间里来了。

主席亲切地握住了金一同志的手。

“主席同志！”

他的手被主席握着，勉强起身致意。他知道，为了治好他的病，主席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今天还特意来看望，实在感激不尽。

主席详细询问了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

他一一做了回答，并说至今还不能上班，真感到内疚。

主席亲切地安慰他说，你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有权利休息，但金一同志仍觉得不安。于是主席又安慰他说，你现在也继续忠于革命，对此我感到很满意。

然后，主席情深意切地回忆起了头一次跟金一同志相会的往事。但是，即使彻夜长谈，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道路上的种

种往事，又怎么能在这短短的一夜谈完呢！

主席看着他憔悴的脸心里难过，说过去的事以后再谈，大年除夕喝一杯酒不好吗？医生没说喝点酒不要紧吗？

金一同志焦急地说，现在不能喝。主席说，有害健康就没办法了。沉默一会儿以后，又谆谆嘱托他说，和病魔斗争要有耐性。他还想说些什么，但由于泪眼模糊，忙把脸转了过去。

金一同志也禁不住呜咽起来，勉强说："主席同志，千万要保重。已上了年纪了，决不能过于劳累啊！"

主席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于是站起来说：

"谢谢你，……你坐太长时间恐怕不舒服的，我走啦。"

话虽这么说，他却没有马上离开。他深情地望着金一同志，用嘶哑的声音接着说：

"每年迎新演出，我都是和你一块儿观看的。今天晚上你不在场，眼泪老是在我眼里转，看都没法看，所以我来看你。"

主席握着他的手难舍难离。

大红丹的烈士墓

1985 年春天，在金日成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个年轻干部参观了白头山革命战迹地。

回来后，主席亲切地接见他，问他参观后的感想。

他就自己所看到的革命战迹地和感想坦率地向主席作了汇报。

主席听了之后又问，去过大红丹没有？

他回答说，大红丹也去过。大红丹漫山遍野都是粉红色的金达莱花。他一到就觉得自己好像也成了当年在司令官同志的指挥下挺进祖国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战士。

“这么说，也去过大红丹是吗？那里有一座烈士墓，你去过没有？”

他张口结舌，没能回答。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里有一座烈士墓。

主席非常惋惜地说：“我忘了告诉你，那里有金世玉烈士的坟墓，应该托你给烈士墓献束花。”

主席还深切地说，金世玉平常性情很安静，但一到战场就像一只猛虎，英勇善战，但没能见到祖国解放的那天就牺牲了，真使人痛心。

那天，他后悔没能告诉他要给金世玉烈士墓献花，从中午到傍晚反复念叨这件事。

办公室里的双筒望远镜

1985 年 12 月 31 日。

有一位干部接到通知，来到了金日成主席的办公室。瞬间他愣在那里。

原来，主席聚精会神地用双筒望远镜看什么东西，连有什么动静也不知道。

他莫名其妙地站了一会儿，问主席在看什么东西。

主席转身看着他，眼睛离开望远镜，让他也来看一下。

他不禁好奇地看了一下双筒望远镜。在他的视野里出现了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好似那里的革命烈士向他跑来。

他抱着望远镜，啜泣起来了。

主席望着他，用嘶哑的嗓音很难过地说，每当我怀念革命战友的时候，就眺望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今天我再次眺望，后悔他们生前我没能更加爱护他们。

600 年后重现的王族家谱和玉玺

1992 年 5 月的一天清早，金日成主席来到开城市，片刻也不休息就开始巡视市内的历史遗址和文物，还考察了坐落在开城市西北方向 20 里处的王建王陵。在王陵前，主席陷入沉思。稍后他说，王建是我国第一个统一国家高丽的始祖，可是这座王陵显得太简陋，而且无人管理，始祖卧在里面会骂我们的。历史学家们要和建筑家们好好讨论一下，提出改建王陵的方案。

王族的后裔们听到这一消息非常感激，利用几天几夜的时间讨论，最后决定把代代相传的王族家谱和玉玺呈献给主席。

1392 年高丽王朝灭亡以后，李成桂一派惨杀了王族。王族家谱和玉玺就是侥幸没有被杀害的王族后裔们珍藏 600 年的传家之宝。

“王建一门的家谱出现了？世道好，稀罕的事情也就少不了。”主席说着亲自翻看了王族家谱和玉玺。

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王族家谱，并说，高丽始祖王建是我国第一个统一国家的缔造者，正因为高丽是我国第一个统一国家，所以才提出了要把将来统一的国家的国号叫作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

主席看了家谱上的王建的画像，说从画像看来他长得非常俊秀。说着豪放地笑了起来。

主席指示有关部门要把《开城王氏家谱》和王建的玉玺保管好，并认为王族后裔的行为可嘉，指示给他们送去了礼品。

大朴山山麓的檀君陵

1993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金日成主席到了坐落在江东郡江东邑的古代檀君陵。不大的古墓，经漫长历史的风吹雨打，已荒凉，坟头也低，显得破败。

主席沉思着围着陵墓转了一圈，然后说：

“原以为檀君陵规模巨大，真的来一看，显得太小了……

我本想，李氏王朝 500 年期间，还修建了点什么东西，可是现在来看，什么也没有。”

主席看完陵墓以后又说，檀君陵的墓址不怎么好，要选一块宝地，改建檀君陵。我想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主席同随行人员一块儿来到大朴山山麓。他下车后，细心察看了大朴山山麓的丘陵。

以大朴山为中心的丘陵，前面开阔，好像经人工修饰过似的，方方正正，显得秀丽。

主席很满意，并说：

“改建檀君陵的墓址，恐怕数有文兴里立石墓的这一山麓最好。登上这个山顶，就像到了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一样，前面视野开阔，可以眺望远处，而且离公路还近……坐汽车来参观也方便，我看就在这里改建檀君陵为好。”

一位老学者听了，抑制不住激情，对他说：

“这个地方确实是块宝地。”

“是啊，是块宝地，在这里改建檀君陵，看来太好了。”

后来主席又说：“把檀君陵改建好，在说明我国是具有 5000 年悠久历史的国家，是自从我们民族诞生以来一直到现在继承同一血统的单一民族，说明檀君诞生地平壤是朝鲜民族的发祥地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后来他组织了重建檀君陵委员会。

他还一一提出改建工程的方向，引导有关部门把建筑图案

绘制好，使檀君陵不愧为朝鲜民族始祖王陵。并具体地审查了重建檀君陵委员会提出的最后图案，并于 1994 年 7 月 6 日最后予以批准。

亲笔批准的这一文件和 7 月 7 日批准的有关统一祖国的文件，是金日成主席最后亲笔批准的文件。

金日成主席逝世（1994.7.8）的当年 10 月 11 日檀君陵改建工程完工。

这一天隆重举行了檀君陵改建仪式。

忘我工作的最后一天

1994 年 7 月是金日成主席一生的最后的一个月。7 月 7 日这一天，主席仍然非常繁忙。

这一天上午，他审查了有关统一祖国的文件后，亲自签字批准了。这是他批准的最后一份文件。然后又紧接着指导了有关采取防止水灾的措施的工作。午后，对有关国际问题的工作和有关建设重油发电站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夜里也没有按时休息，继续进行工作。因为工作过于繁忙，错过了用饭时间，所以那天他连饭也没吃多少。

一位干部担心他的健康，对他说：

“慈父领袖，就吃这么一点……”

“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吃，现在工作一会儿，可能会开胃的。”

“您不用饭，怎么能工作呢？”

听了他的话，主席低声但有力地说：

“谢谢你……我们为人民需要做的事多么多呀……我不工作，相应地会给你们的最高司令官增加负担的。

“金正日同志一身肩负国家所有大小事务，工作多么繁重啊。我看到金正日同志为人民通宵达旦地工作，就连一刻也没法休息。”

这个夏天的夜晚越来越深沉，但八十高龄的主席却聚精会神地继续工作。看了文件，又打电话，打了电话，又看文件……

为人民而忘我工作的最后时刻就是这样流逝的。他直到一生的最后时刻，一心为党和革命，为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金正日同志就他无限的忘我精神说：

“伟大领袖为党和革命，为祖国和人民献出一切精力，在工作中，在办公室逝世了。他的逝世是殉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积极进行活动，了却一切工作后逝世的领导人，在世界上只有咱们的领袖他一位。金日成主席从这一点上来说也确实是一位伟人中的伟人。”

金 日 成 的 故 事 1

著者　　金光日，朴学日，韩正燕
编辑　　金盛模
翻译　　崔奉焕
出版　　外文出版社
地址　　平壤市西城区西川洞

ㄱ-78376